

秀才、小鬼、我？

童真

I

秋夜的蟲聲，今年分外吵鬧，我輾轉反側的始終不能入睡。窗前的老槐樹，仍是三年前的老模樣，還記得那些蒙面的「老大哥」們曾從這窗爬進來，一把抓着鬼靈精，嚇得他高吼起來，把我和孫秀才都驚醒了，我們驚魂未定，就都被蒙上眼睛，拖着走路，不知轉了多少個彎，不知走了多少的路，我們被釋放了，費了一番努力，才鬆了手上和面上的巾。鬼靈精揉着半瞇的眼簾，半醒半睡的站着，還好他一點也沒有發夢話。酸秀才整理一下衣襟，輕輕地說：「夢幻人生，夢境永遠是甜蜜的，現實却總是那麼冷清清，慘悽悽的。」本來是月明之夜，給他說得那麼慘淡淒涼。看看我們身上單薄的睡衣，真的有點寒意。那是我第一次離家，和那兩位同房的宿生也是初

秀才、小鬼、我？

五

次見面，這個戲新生的玩意，激起了我的思潮，這世界對我都是陌生的。在這裏找尋知識，找尋人生的目標，在短短的四年間，我要認識自己，認識人生，因為四年後，我便要闖進人海滾滾的浪潮。

II

蟲鳴低了，小鳥已開始高唱着清晨的小調。爲甚麼我老是睡不着呢？糟了！我怎麼有精神上課？明天還是第一天上課呢！鬼靈精鑽在被窩裏，連他的傻臉也蒙起來了。秀才微笑的熟睡着，又在做着甜美的夢境吧！三年了，我們朝夕相處，已成了深交，鬼靈精老是那麼樂觀，真是「少年不識愁滋味」。主修文學的秀才，似乎祇在夢境尋求歡笑，而那飄渺的歡樂，更顯出他內心的空虛和不滿，可能自古騷人墨客都是多愁善感的吧！但我呢？我和小鬼都是修生物的，小鬼終日無憂無慮的，而我却染上了詩人傷感的氣質。這幾年來，我一直在找着，但始終覓不到人生的答案，明年我們都要畢業了，現實的人生，虛空的心靈……天大亮了！

叮、叮、叮……

小鬼轉身按停了鬧鐘，回身又鑽進了被窩。望着小鬼的睡態，我傻想着……。

不得了，難道是屋頂塌下來了？我從沒有見過小鬼那麼敏捷的，一骨碌便從床上跳了起來，從枕下抽出一條壓直了的褲子，披上白襯衣，糟了！胸前的鈕子掉了一半，也罷！拿件羊毛外套蓋上，便不露痕跡了，用手摟摟頭頂上的小草叢，摸索了半天，才從屋角翻出了另一隻襪子，總算衣冠整齊了，急不及待地，他跨出了門檻。

我和秀才慢步的朝飯廳走，遠遠的便見小鬼氣喘呼呼的奔了過來。秀才打趣地說：「借問小生何處去？却道東籬菊正幽。」小鬼給羞得耳根都紅透了。我這才記起原來小菊今天要從臨鎮趕來。小菊真是個可人兒，和小鬼一樣開開朗朗的。「詠梅呢？」話剛出口便知闖了大禍，又觸到了詩人的痛處，還是鬼靈精機警，忙把話題岔開了。

「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，大聖今年當起講師來了！」「以後還得改稱他一聲『人之患』呢！」詩人就是這樣的個性，縱使心裏痛痛的，外表仍不忘隨時隨地的打趣。

提起大聖便想起他和小鬼的一場「雄辯」。小鬼頭腦靈活，充滿科學家遇事必究的精神。一

次午飯聊天的時候，大家談到生命的來源。小鬼說核酸是生命的最基本單位，而生命就是從這最原始的單位，經「過濾性細菌」(Virus)的階段而變成細菌，再由此變為變形蟲(Amoeba)一類的東西，然後再變，再變又再變……便成了人類。我、秀才和大聖全不同意這說法。秀才認為堂堂孫悟空也只會七十二變，這隻核酸又算得什麼？竟會變了又變。其實他是故意氣氣小鬼。我却懷疑，核酸又是如何形成的？怎樣由無機變有機？又怎能由無知無性的Virus變而為人？小鬼相信起初有很多的電子，中子等彼此相撞，偶然地便碰出了氧、氮等以至Nucleic acid來，這些核酸有一天偶然地有了生命，再經過許多的碰撞、相合，終於變成了人類……。說到這裏，大聖忍不住插口了。他說：假如小鬼第一次在校園的涼亭邊碰到小菊，他相信那可能是偶然，但假如天天午飯時和黃昏日落之際，他都在那裏遇到小菊，他很懷疑那都是「偶然」和「巧合」。至少在「蓋然性」的理論上是行不通了。小鬼倒坦白，他承認那學說確是多了一點「偶然」，但可能性還是有的。大聖却仍不以爲然，他說全大學約有一千位女同學，但每次在河邊散步的時候，小鬼總是跟小菊在一起，根據Probability計，「這」偶然在「這天」遇到「這」個女孩子的機會，算是千分之一好了，「可能性」固然是存在的，但却不是事實，於是這「可能性」便有等於無了。秀才很欣賞這論調，但却裝好人要幫小鬼，一味逼着他說那些約會都是偶然的，小鬼急了，祇好也裝着一本正經的樣子，問大聖個人的見解如何。果然不出我們所料，大聖又搬

出了那老套，說生命是神所創造的，因為人類可能創造核酸，却不能創造生命。植物、動物雖同有生命，但祇有人懂得憂傷，迷於愛情，忠於理想，……。自從這次辯論後，不知爲什麼，生命的問題總是在我腦際盤旋着。唉！管他呢，就算真的有神，我也不需要祂，我不是活得很好嗎？我最不喜歡大聖那種神、神、神、的說法，還有他把雙手合十，放在胸前，兩眼朝天一翻的模樣。

IV

「令正，又說我什麼壞話！」天曉得那時來了這大聖人曾彼得，他一手揪着陳令正的衣襟。秀才也忙附上一句：

「小鬼後園遇大聖，

這個莊嚴那個驚！

兩目溜溜忙唸語，

鬼靈，鬼靈，鬼靈精！」

秀才、小鬼、我？

鬼靈精那副模樣已夠好笑了，再加上秀才一首打油詩，真的把我們笑得前仰後合，挺不直腰來。

V

我拿着講義，拖着步回到房間，還有十天便大考了。房間靜靜的，小鬼的床空着，一個月前他患了腦膜炎，差點兒命也掉了。大聖天天爲他所禱。記得在他昏迷的時候，小菊哭得像個淚人兒，秀才陪在床邊默默的流淚，我憂傷得說不出話來，也只能默默的呼求；如果有神的話，救救這個單純的年青人吧！過了一星期，他的病居然好轉過來，大聖天天伴着他。現在房間裏祇剩下我和秀才兩人。

秀才對着鏡子凝視着，神情黯然。

「秀才，」走到秀才身邊，輕輕的逗他說話。

「……。」

「你怎麼啦？病了？」我真有點焦急。

「不！偉星，我實在讀不下這些筆記，我在想很多的事情，再有二十多天，我們就要分開

了……。」

「……」我也默然傷感。

「生命究竟是甚麼？偉星，這幾年來我設法從書本中探討真理，尋找人生的答案，但我都得不到滿足……」

「健材，別這樣……」我設法開解他。

「我們要畢業了，四年來，我找到的是一些證據，證明人類自古以來就得不到生命的滿足，祇是無目的地活着。若要說文學是人類思想情感的流露，那麼人類的思想感情就是流露着傷感，失望、和嘆息……滾滾長江東逝水，偉星，我們已存在了二十多年，你還願意存活下去嗎？」

「……。」我才是需要別人的開解呢。

VI

沒有見到小鬼一個星期了。帶着像鉛一般沉重的心情，健材和我踏進病房的門。

「健材、偉星……，怎麼啦？愁眉不展的，是哭我的喪嗎？」奇怪，小鬼怎麼比一星期前開

秀才、小鬼、我？

朗多了。

「今天你的精神很好呢。」我打量他一番。

「正是，倘若你一星期前見到我，可就怕人，比你這兩個哭喪鬼還要憂愁呢！」他打趣的說。

「小鬼，你說？」秀才也開朗了些。

「……那天，當我還發着高熱的時候，大聖握着我的手，爲我禱告……」他開始回憶一月來的往事：

「我對他說：『神死了，要不然，生命不會儘是悲劇！』他祇輕輕的說：『不！令正，倘若神死了，你前幾天也已死了。但祂沒有死，你也沒有死，祂給你一個機會去思想認識祂，也給你一個機會悔改。』他走後，我一直思想着他的話『一個機會』『悔改』。我從沒想到我須要悔改，也沒想到我今天活着是神給我的一個機會……」他停了下來，健材留意的聽着。

「你們知道，我一向不會讓任何問題容易地過去，我好懷疑，也好追究事情的答案。我思想，和大聖辯論，結果，我認識了神。在床上，我想了不少的問題，使我憂愁得要死，我是真的快樂麼？還是欺哄了自己呢？……我也想到自己內心的虛假來，想以前的無知，譏笑神，……我認罪了，心裏得着流浪者找到歸宿的平安！」

孫健材握着令正的手，微微的在顫抖。我帶着沉重的心情離開了病房。令正不是很快樂嗎？不是很滿足的嗎？他有敏捷的頭腦，單純的童心，活潑的靈魂，逗人喜愛的辭令，還有小菊那可愛的伴侶……他憂傷？他悔改？……他誠然改變了……健材也像找到了他要找的東西……我呢？

